

中央电视台《历史长河·文字篇》主讲 赵世民潜心二十年研究心得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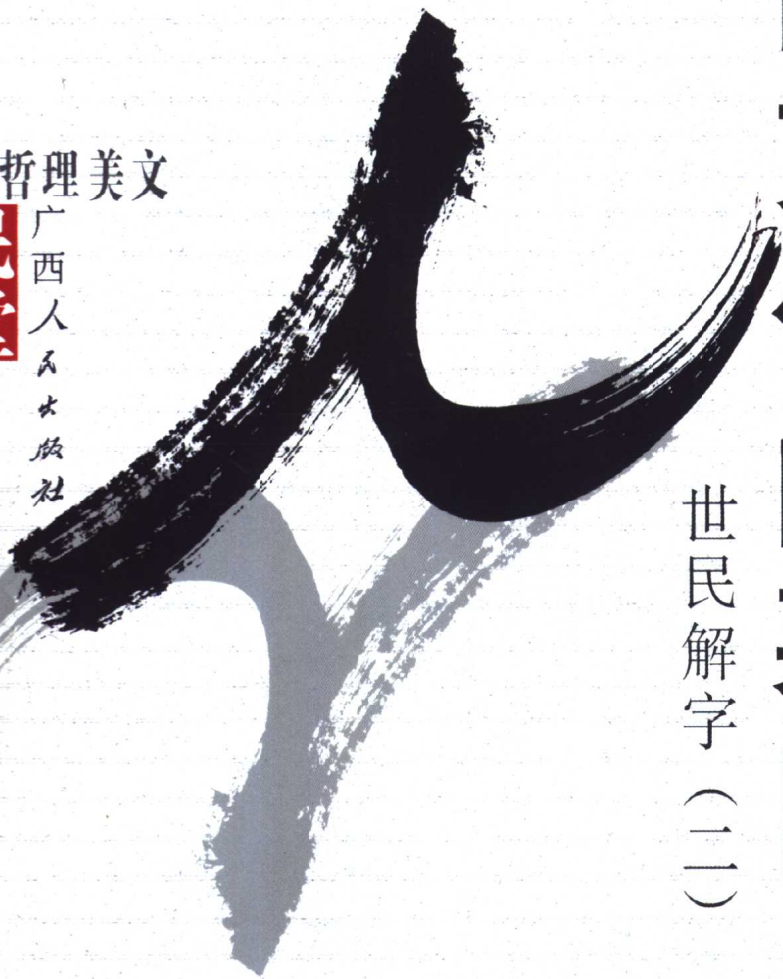
世民解字（二）

赵世民 著

美文哲理 赵世民

世民课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历史长河·文字篇》主讲 赵世民潜心三十年研究心得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

——世民解字(二)

赵世民 著

世民
课堂

赵世民哲理美文



广西人民出版社

147508/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世民解字 / 赵世民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 7-219-04857-2

I. 汉... II. 赵... III. 汉字-研究 IV.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2445号

责任编辑 江 淳

装帧设计 李筱茜

责任校对 农向东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世民解字（二）

赵世民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 / 32开本 9印张 250千字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5000册

ISBN 7-219-04857-2 / H·42

全套定价：33.00元 本册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

赵世民

一、2002年10月，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型文化专题节目《历史长河·文字篇》里，提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后，这一期节目重播了十多次，但我没来得及展开论述。

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既是象征，又是象事。

二、“基因”是自然科学里生命科学的概念，人文学科里的汉字学借用“基因”以象征非生命的文化符号，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粒子和自变因素，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到今天，汉字，这个基因起了基石般的作用。

现在世界上的前沿科学之一是研究人类的基因图谱，但这仅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当我们把人类的基因图谱全部排列出来，却说不清人



类文化基因的谱系，那离“认识你自己”还差着一半。

我认为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应该探讨人类文化的基因。作为地球上的哺乳动物，人类是惟一用抽象符号系统(语言文字)交流的动物。我坚信，人类的文化系统对人的心理结构甚至生理基础有着深刻的影响。

今天早晨，我在玉渊潭遛弯儿，迎面一老太太距我一米处绊了一下，几乎同时，我伸脚出手，出手为了抓住她，伸脚防她万一摔倒有个缓冲。我这一协调的行动根本没走脑子，就是生理反应，条件反射，像手被火燎缩回去的本能。可这助人的行为是反本能的。这纯是文化陶冶的结果。当然汉字这个中国文化基因并不直接作用于我的生理反应，它要经过许多中介环节长时间沉积最后物化成生理“本能”。

反过来人类的生物性也作用着人的文化选择。为什么英国人的祖先选择了“声字”，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选择了“象字”？这里有没有人种基因差异的结果？为什么肯尼亚的歌舞和印度歌舞和朝鲜歌舞有那么大的差别？除了自然环境的差异，还与三个种群人基因排列顺序不同有关。

我们今天对某个种群人基因的破译，那里也物化着他们的文化传统。同理，我们只有搞清中国文化的基因——汉字，也才能彻底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基因。

“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不是一个准确定义。确切地该这样说：“汉字是中国文化基因的载体。”同样，民间歌舞也是文化基因的载体。

就像生物的基因(脱氧核糖核酸)借宿细胞体，汉字就是细胞，里面寄宿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基因要早于汉字，因为是先有了中国人，然后才有了汉字。

三、基因的链条可以认为是无限的。中国文化基因(当然是承载于最早的中国人生命里)之前是什么基因呢？它不可能是凭空出世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文化史分为两截，文字产生前是一截，文字产生后是一截，简称字前史和字后史。那么“字”是字后史的起点，所以将“字”称做基因。字后史的文化发展就受“字”这个基因的调控。同理，汉字就调控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和变异。

基因工程可以将不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在宿体进行酶切连接，构成重组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然后再转入受体细胞。这样，生命就会呈现出新的姿态。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每个独体字就是不同的脱氧核糖核酸，经过重新组合，就成了一个新的字，这些字又以多种方式排列组合，记载着中国人的言语，形成不同的思想，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进化的。

“象事”是我对汉字造字法的一种概括(参见本书“象”)。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这一提法恰好概括了中国文化横向拓展和纵向延续的事实。所以又是象事。

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文化基因不可能仅存于汉字中，它还渗透在中国的民间歌舞、民间美术等众多流动或凝固的媒介中。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汉字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破解了汉字这个基因，其他基因也就迎刃而解。换句话说，破解汉字是破解其他基因的前提。虽然那些民间歌舞、民间美术等都可能早于汉字产生。

四、这里主要指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汉字。实质上，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阅读中，我们对这些“熟字”很陌生，因为我们不识它的基因图谱，我们熟的只是现在的一个结果。

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于王勃这联诗我们都通晓：“只要四海之内还有一个知己朋友，虽然远隔天涯，也好似近在邻居。”

你如果知道其中一个字“存”的全部，再读此联诗，其意境就和原来不同。

“存”现在发现最早的字形由“才”和“子”构成。“才”指草木初生，“子”指人的初生。人见幼小总生爱怜之心，所以“存”本义是“牵挂、想念、思恋、恤问”等意思。

再看这联诗，“存知己”，“有”知己和“思念”知己，诗的意境有天壤之别。正因为相互思念，双方可洞穿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距离，心神相通“若比邻”(详见本书“存”)。

再比如，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孔子《论语》里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很一般，不就是时常复习所学的功课吗？南



怀瑾就说过：“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别看南怀瑾是大文化学者，还是没有吃透“习”这个字。“习”现在发现最早的字形由鸟的“羽”和“日”构成，表示鸟类学飞，日日不间断。引申来就是实践。“时常照所学所信的道去行动，是非常快乐的。”

我信“音乐能拯救人的灵魂”这句格言，并一生实践音乐，我当然快乐。

我信佛教，我普度众生，我快乐。

这讲的是知行合一。“复习功课”的语境怎能和“知行合一”的深刻相提并论呢？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详见本书“习”)。

再比如，《庄子》里有个最知名的寓言叫《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从这一段精彩的描述中，我们挑一个“奏”字重识。一般的人解释“奏”是“进刀”，或“运刀”。大部分汉语词书在“奏”的语义中总要列上“推进、进、运刀”的语义，且举的例子都是《庄子·养生主》上面那一段。

“奏”现今发现的最早字形，描绘的是祭祀活动，双手奉献，载歌载舞。它引申出“一是演奏乐器，二是聚众跳舞”，但绝不等于后代的奏乐之奏加上跳舞之跳，它的意义是集合众人演奏乐器和聚众合舞，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福佑或降雨“以获得丰收”。“奏”能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祖先。

知道了“奏”的本义，再重读庄子的寓言，那“奏刀”表现了庖丁用刀解牛就像奏乐，像祭祀活动。注意，文中用的两个象声词“砉”“騞”也不是一般的肉离骨的声响，而是像音乐那样动听，要不然后面怎么紧跟着“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经首”是中国古乐名称，“桑林”也是古代(商朝)乐舞名称。奏乐似的解牛是审美的，是

有欣赏者的(文惠君曰:“謩,善哉,技盖至此乎?”)。

可见,对于“奏”字在这段寓言中的理解不同,就划分出一个追求精神自由愉悦的艺术家和一个挥刀宰牛的屠夫。

五、从上面例证可以看出,重识汉字,能使经典重读出“新”意。其实是原有的旧意,只是因为我们对汉字识得不全面,不深刻。而要全面深刻地识别汉字,离不开分析汉字最早的字形。像今天的“习”字还保留了“羽”的半边,“存”字和古“存”字差别就不小,“奏”我们就根本看不出是双手奉献,人戴头饰尾饰跳舞了。

所以,要想弄清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就应该从了解汉字最古老的字形开始。就像生物基因工程,首先要调查这一种族的所有谱系,然后才谈得上基因重新整合。

对于汉字而言,最早的字形不仅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言语,就这图形本身,它也是字前史中国文化的结晶。因为汉字是“象字”,其造字法是“象形”、“象声”、“象事”、“象征”。每个字形都与当时的自然、社会、思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详见本书“象”)。所以,分析汉字最早的字形,又是了解字前史中国人对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桥梁。

汉字浓缩着字前史中国人的科学精华。

比如“时”字,最早的字形是“日”和“之”,后来又加上了“寸”,“日”代表太阳,“之”是“脚步”的象形,“寸”是刻度,合起来那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详见本书“时”)。这简直就是时间的定义,古代这样,今天这还是准确的。地球上的人不仍以太阳为时间的参照吗?

比如“思”字,现在看是“田”和“心”,好像说“心田”是管思想的。有人由此断定中国人早先不知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这是他没看“思”的最早字形。“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不信你去医院找一个人头骨标本,你看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不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我们祖先的这一认识非常前卫。今天的科学证实,“心”这个器官不仅是人的动力源,它也多少能调控人的情感。我们先人,用“思”这字形,既表思维,又称情感(参见本书“思”)。



六、汉字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淀，它既是字前史哲学思想的终结，又是字后史哲学思想的起点。

比如“自然”是中国哲学里重要的范畴。而“自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从“自”引发出来的。

“自”的现代字形好像和眼睛有关系。我问过学生，“自”像什么，学生说像眼睛上的一撮眉毛。但“自”的甲骨文是鼻子的象形，鼻子是呼吸的外在器官，我们先人认为气是生命之本。而气息一旦受阻，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就是今天，人们试探某个人死没死，还沿袭古老的方式，手放他(她)鼻孔处，看有没有出气。所以，像呼吸一样正常的状态就是“自然”的本意。而“自然”所引发出的多么高深的哲学思想，都是在追求人的一种正常舒服的状态，这也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他人无法模仿替代(参见本书“自”)。

再比如“道”，算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了，除了老子庄子把他们的哲学归为“道”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慧能所创立的禅宗也都强调“道”，尽管三家对道的解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能统一到一点上，那就是“道”这个字形。

“道”由“首”“辵”构成。“首”代表面向，有了面向，就得有行动，“辵”代表行动。这恰好暗示了目的(面向)与过程(行动)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面之所向，行之所达”，就是道。

老子、孔子、慧能的面向不一，其行动也不同，他们的道当然各不相同啦。但“面之所向，行之所达”却能解释他们不同的道(参见本书“道”)。

再比如“仁”字，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范畴，“仁”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学说的依据也来源于“仁”这个字形。

有人解“仁”是“二人”，社会就由两个人以上构成，因此，“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强调“爱人”是“仁”。

有人解“仁”的右边“二”代表天和地，讲待人要像天地般厚道。这两种都能解得通。

可我在研究古文字时，发现古文“上”的一种写法就是“二”，相

对称地，下的一种写法就是“亼”了，综合考察，“仁”就是“上人”或“人上”了，它指的是人的品德应该追求高尚，或者指高尚人的品德。我们看，“仁”所阐发出的理论，不都是需要人踮着脚往上够的品德吗？而那些成“仁”的人，我们不都尊他们为“高尚的人”吗（参见本书“比”）？

还有，几乎每个构成中国哲学范畴的“字”，其哲学展开，都源于这个字形。

比如“德”、“天”、“命”、“善”、“恶”、“真”，等等。

七、还有不少汉字，凝聚着字前史先人哲学思辨成果。

比如“默”，表示的是不言语，无声，按说仅一个“黑”字就足以象征，为什么还要加个“犬”呢？谁都知道，狗最爱叫。用善叫的狗去趋近寂静、无言，更能体现出“默”的充实内容。

巧了，从思想上说，“沉默”是由能言善辩的智者提出来，从造字上说，“默”又是由“汪汪”狂叫的狗来象征。“默”是可以说，能说而不出声。一个天生的呆痴再不说话，我们也不会以“沉默”刻画他，如同我们不会说一段木头失明了一样（详见本书“默”）。

再比如，“裸”字由“衣”和“果”构成，“衣”的最早字形象衣服，“果”的最早字形描绘的就是一棵树挂满了果子。按说“果”字本身就能引申出裸露的语义，那为什么还要加个“衣”呢？

我们一般不说动物赤裸，因为动物从来就不穿衣服。那直接表现出人赤裸不是更准确吗？别忘了，人是穿衣服的动物，为了强调人的“裸”，就要表现出人去掉衣服的状况。所以“裸”要由“衣”和“果”构成，前者代表有衣服不穿或穿上衣服脱掉了，后者代表不穿衣服的结果，像果子一样裸露在树上。脱掉衣服才叫裸。

西方有个作家写了本书叫《裸猿》，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说人就是猿。他更多地从动物性的角度写人。但如果懂汉字的人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写的不是猿猴，而是人。不知是《裸猿》的作者深通汉字的精妙还是译者。

从“裸”字的创造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人的思维已经找到了



人和动物的外在界限。

再比如，“死”字，最早的字形一边描绘死人的残骨，一边是活人跪下悼念死人。其实死永远是活着的人的问题，人对死的认知不可能是自己的死，而是通过别人的死。“死”字不就表现出我们先人这种思维结果吗？关于“死”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人都一样。今天的我们，对死的感悟也是对近人的悼念所获(参见本书“死”)。

再比如，“幸”字，最早的字形像手桎，类似今天的金属手铐，古人是用上等木头做的，先人造的“幸”字恰好是对不幸的描述。人只有头按水里，才知空气的金贵，失去自由的人才认识自由的无价，从而更渴望自由。正是被囚禁的底蕴，赋予了“幸”字的幸存、侥幸、幸免、幸运、幸亏、幸福等解放的深意(参见本书“幸”)。

通过以上对“默”“裸”“死”“幸”等字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今人和字前史的先人比，在对人的根本问题反思中，今人并没多少进步，或者说，先人的文化基因传到我们这，仍在显现着它的特质。

八、我常听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有的仅仅是一些感悟火花。因为中国哲学没有体系。

过去我也觉得此言极是。但当我深入研究汉字后，发现中国哲学的体系隐藏在汉字的体系中。如果你以西方的哲学概念生套我们中国的哲学，那中国哲学当然显得零散，不成体系。可你以汉字体系来装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同样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其实东西方哲学各成体系，都能满足自身的智性要求。

比如，我从最简单的“人”字说起。一般人都将“人”归为象形字，但我觉得“人”更是一个象征字，“人”通过描绘出一个站立的人(还是侧面)，象征着人和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人能直立行走。

两个字“人”构成的字虽然简单，两个同向挨着的人是“比”和“从”，两个背向的人是“北”，一正一反的人是“化”。但这四个字“比”、“从”、“北”、“化”却构成了中国哲学隐性体系中一支，人的认识起点是“比”，而且还就是通过人和人的比较中类推比一切，所以“比”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范畴。从人的发展来看，“比”了之后(或同时)就

要“从”，~~学习模仿~~，这是人掌握生存技能的必经道路。然后就到了“北”的阶段，不服、逆反心理，你说东我偏朝西，极力彰显自己的个性，最后到了“化”的境界，也不绝对地“从”也不极端地“北”，而是依据自己的生命要求转化各种能量，当然是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

可见，从“比”到“化”这一过程，就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哲学书，完全由自足的体系网连(详见本书“比”)。

类似“比”系列，你在汉字网络中找准一支字族，都能展现我们先人的哲学体系。

再比如“用”字，最早的字形像木桶，木桶能盛水等东西，当然有用途，以后这个木桶象形就有了一个抽象的“用”意，“甬”是依桶的样子铸的钟，因为中空，共鸣好，后又引申为“甬道”。“通”不过是在“甬”底下加了一个“辶”字，表示钟的声音能传得很远，由此象征“通达”之意。“甬”加了个“疒”字表示因伤病而产生的疼痛，恰好“痛”也是通的，由伤的部位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捅”那就是持枪或棍做出“甬”的动作，“拥”，用手(对人等)环成“用”的样子，等等，这不也构筑出一个体系吗？且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又回到形而下(详见本书“用”、“通”、“痛”)。

还有以“寺”为族根的汉字系列“侍”、“待”、“持”、“诗”，等等，也可以这样分析(详见本书“待”)。

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体系是隐性的，其实不少汉字承载了两种功能，一种功能就是字的表面语义，它多指向具体，一种功能就是哲学的范畴，经它们经纬线似的网连，将哲学的运思达到自足，而把这些运思的过程和结果全部外化成语言文字，那就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九、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不仅构筑了隐性的中国哲学体系，也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

北京2003年三四五月间，“SARS”流行，不少专家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探讨了“SARS”迅速扩散的原因，可就是没一个文字学家从字源的



角度谈谈教训。

据钟南山院士讲，“SARS”汉语最早名叫“非典型肺炎”。我在2003年2月就听说了这个名词。但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反而觉得广东有点煞有介事，小题大作。

因为“肺炎”一词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可治并且痊愈很快的病，肺病第一重的是肺癌，其次是肺结核，肺炎不定得排多后呢！“典”这个字的最早形状双手承奉重要的简册，“典”首先引申出历史上传下来的重要的文件，“典”再加上“型”构成“典型”这个词表示重要的模型或标准类型，具有代表性。“典型肺炎”这个词以前没听说过，一上来就是“非典型肺炎”我根本没朝“非标准型肺炎”那儿想，马上反应的是“非严重的肺炎”。你想，就是严重肺炎(典型肺炎)很快就好了，那么非严重肺炎还不就跟得了小感冒似的？

我估计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在90%以上，包括医生。“典型”这种词在中国人生命里扎根太深，雷锋是助人为乐的典型，罗盛教是舍己救人的典型，刘文彩是地主恶霸的典型，大寨是中国农业的典型，大庆是中国工业的典型，鸠山是日本鬼子的典型，甫志高是叛徒的典型。这么密集的典型沉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一旦前面加一个“非”字，就把“典型”的严重性彻底消解了。

你看，“非典型肺炎”不过就是用它指称一种过去未发现的肺感染，按照“得月忘指”的说法，知道这病就行了，这名称无所谓。但使用汉字的中国却不可能这样，汉字的文化基因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称谓，使人，特别是医生，看轻了这种新型肺部感染。

后来“非典”这个缩词又恐怖起来，这是病人的死亡和病毒的快速传染也传染了这个词，一时间“非典”就等于“死亡”、“瘟疫”、“世界末日”、“大劫难”等恐怖的语词。

“非典型肺炎”没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汉字“先天”的遗传，“非典”后来引起人们的恐怖是事件“后天”的努力。

如果一开始将这个病命名为“肺瘟疫”就会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因为根据汉字“瘟疫”的惯性，这种病会死人，并传染厉害。

我倒觉得将“SARS”音译成“杀死”，也会让人重视起来。“肺杀死”和“非典型肺炎”哪个厉害？

看来以后对一种新的疾病的命名，不光是医学专家的事，汉字学家也该介入。

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会用汉字对应西方文字和事物。比如，“基因”这个词既是英文gene单词的音译，也是意译。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多。但聪明的中国人有时宁可音对得有些错位，也要让译词美一些。他们或许本能地知道汉字这个中国文化基因在中国人心理中起的作用。

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名字的译法：English译英国，America译美国，France译法国，Deutchemark译德国。中国近代学者将汉字中最好的字命名这些国家，“英美德法”，这多少也透露出近代学者对“英美德法”的羡慕和向往，这和当时夜郎自大的清朝皇帝以及皇族的心思可不一样。

表面上，“英美德法”只是指称西方四个国家，但这用字的背后，表现出我们对这四个国家的正面评价，一般的中国人见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四个国名，本能地就会将“英美德法”这四个字所深含的厚意和这四个国家联系起来。没办法，谁让汉字我们使用了几千年，它的基因已经种进了我们生命里。

十、要想弄清每一个汉字，就要给每一个汉字立传，那么寻找最早的字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随着历史衍化，汉字为了书写方便，从现今的汉字当中有的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形状。比如“朋友”的“朋”字，现在是两个“月”字构成，两个月跟“朋”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在甲骨文中，它是两串贝的象形，这样就好理解“朋”的各种语义了。再比如“必”字，现在的字典多归“心”部，其实“必”和心也没关系，在《说文解字》里，“必”由“弋”和“八”构成，这也就好理解了“必”的“一定”语义的来由（详见本书“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汉字研究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发现了甲骨文，它的意义可以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相媲美。



美。虽说我们在发现的五千个左右甲骨文中破解的才二千左右，但也足以证明汉字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也使今天汉字的现代语义有了根源。

我始终认为，汉字的语义不管衍生出多少种，总是和它最早的字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因科学的突破，又为我们今天研究汉字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我总觉得冥冥中有谁操纵着，恰好让我们在2000年左右显现甲骨文破解基因。其实这个操纵者正是中国文化基因。就像不管春天生在哪儿的大雁，到了秋天，都要南飞(指北半球)。大雁的基因到了那个时候，就在大雁的生命里传达出南飞的指令。

当我解出汉字“必”、“打”、“家”、“活”、“风”等字时，总有人怀疑地问我：“怎见得你不是在臆想呢？”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和创造汉字的祖先共有一个基因，当我将这些字还原成动作，物象，我们的想象就与祖先重合了。或者说，汉字，这个中国文化的基因在我的生命里传达指令：先人就是这么想的。

是时候了，大雁要南飞，汉字要揭秘。中国文化基因的图谱正在排列。

十一、我的自序已经写完了，翻2003年6月30日《北京日报》，有一则新华社的消息：德国科学家证实，人脑先天存在“普遍语法知识”，在此基础上，人类大脑神经系统在学习各种不同语言时能作出相应积极反应。

德国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八名意大利学生和八名日本学生首先分别学习各自语言的六条语法规则，其中三条是真实存在的，而另三条则是自由编撰的。之后，科学家再给出一系列不同的语句，让这些学生鉴别是否符合刚刚学习的语法规则。

借助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科学家对被试者在试验中的大脑动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被试者大脑处理真实语法规则时，其大脑的语言功能区(布罗卡区)非常活跃，而在处理虚构语法规则时，该区域

活动不明显。

这条新闻证实了我以前的猜想：人类的文化基因可以借宿到人的生物基因中，或者说人类的生物基因同时也隐藏着人类文化基因。

如果“语法”能够先天存在于人脑中，那么“语言的造法”会不会也先天存在于人脑中？“语法”是语言的使用规则，“语言的造法”是语言的创造规则。按逻辑推理，创造在使用之先。如果以上都成立，那么“汉字造法”也应该先天存在于中国人脑中。

德国科学家的实验可以再作一次，还是那些人和设备，不过将“语法规则”改成“造字规则”，看看是什么结果。

不过我对德国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还是有疑问的，因为试验对象是学生，他们已经受过一定时间本民族语言的熏陶和教育，他们的大脑当然会有对真实的敏感。如果是人刚生出来就作这个试验，那时候要得出同样的结论，证明“人脑先天存在普遍语法知识”则更周延。

不管怎么说，人类文化的传递一定有两条路，一条是显现的，通过书籍、图像、音乐、舞蹈、建筑等代代相传，一条是隐蔽的，通过基因代代相传。对于中国人，这个基因当然有汉字的密码了。



《乐坛神笔赵季平
——赵世民亲历纪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与大师面对面
——世界音乐名家访谈现场乐评》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看上去很美
——赵世民幽默散文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性，痛楚并快乐
——唐医生性心理诊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我怎样考上中央音乐学院》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